



最爱系列

孙鹏 主编

爱

是手纹里的河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最爱系列

www.hongfeng.com

红袖添香 孙鹏 主编

愛

是手
纹里
的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是手纹里的河/孙鹏主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8
(最爱系列)

ISBN 978-7-5452-0411-7

I. 爱… II. 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0531 号

本书由 **红袖添香** 文学网站独家授权出版

总 策 划:王 刚 毕建伟 徐明松

责 任 编 辑:许 铭 陶 晨

版 式:颜 英

助理技术编辑:孙宗霄

书 名 爱是手纹里的河

主 编 孙 鹏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11-7/J.236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录

- 我们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容 / 001
- 香茶香花和童话 / 008
- 一壶爱怜 / 017
- 低下头,学会温柔…… / 024
- 父爱,在三十年后读懂 / 028
- 最爱我的人是你 / 034
- 原谅贫穷 / 040
- 后爹 / 047
- 一双耐克鞋 / 057
- 疯娘 / 059
- 我和继母 / 063
- 月冷清秋 / 069
- 陌上春草 / 072
- 我的父亲爱人 / 075
- 父亲 / 081
- 桑梓·槐花 / 086
- 娘与腊味 / 090
- 父亲,一座永远都跨不过的大山 / 093
- 暖冬 / 096
- 父亲节的礼物 / 101
- 那枝枯萎的康乃馨 / 105
- 我的胆小的母亲 / 108

继母给了我金色的秋天 / 111

我的左脚外婆 / 115

纸船·念亲 / 118

悼母亲 / 121

因为谢谢,所以尊重 / 124

外婆的羹 / 127

编织情感 / 130

那舞动的黄蝴蝶 / 133

月亮里的水 / 140

我是她小妈 / 145

篮子里的十个柿子 / 151

苦丁茶 / 155

姐姐的阴谋 / 160

木糖醇之恋 / 165

栀子花的味道 / 176

我的父亲母亲 / 181

想念你美丽的麻花辫 / 188

父爱的深度 / 193

奶奶的哲学 / 199

裂帛 / 206

今夜,我想再喊一声娘 / 214

不会再有第二个你 /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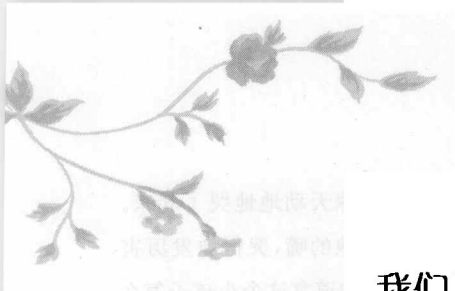
最爱那碗蛋炒饭 / 224

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 / 229

我的老顽童父亲 / 233

我做女儿不及格 / 240

来生还做您的儿媳 / 243



我们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容

文/纤手破新橙

1. 普普

2000年夏天，三个月大的普普走进了我的生活。普普那粉嘟嘟的小脸，长长的睫毛，乌溜溜的大眼睛，藕一样的胳膊腿，洋娃娃一样漂亮，也很像那个女人。吃奶时，普普会用两只小胖手把住奶瓶，看到摇篮边的我，会手舞足蹈咯咯地笑出声来，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我却没办法喜欢她。

晚上徐源手忙脚乱给她冲奶粉，徐源手重，不知怎么弄疼了孩子，普普大声哭起来。我翻过身去，装作没听见。

徐源回到床上，叹了口气。半晌，他说：“把妈接来吧，我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

我冷冷地给了他一句：“我受苦受累也就罢了，难不成让我妈也来给你们老的小的当老妈子？”

白天，徐源上班前，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虐待普普。我坐在电脑前不抬头，也不答应，独自做我的设计。

家里只剩下了我和普普。我站在她的摇篮边。阳光下，普普很安静，均匀地呼吸着，偶尔小嘴一吮一吮的，还像是在吃奶。我伸手摸摸她肉肉的小手，心里不是不喜欢，只是不能接受。她不是我的女儿，她的存在只能是提醒我婚姻的不美满与失败。一想到这些，心里就难免恨恨的。

刚刚在电脑前坐定，普普就在婴儿房里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我跑过去，尿布没湿，给她冲了奶，奶瓶碰到她的嘴，哭得愈发厉害了，我急忙试了试奶嘴的温度，不烫啊！我不知道拿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她的脸憋得通红。我束手站在小床边，厌烦地说：“哭，哭，就知道哭。”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普普响亮的哭声。我突然很不耐烦，不知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个叫普普的婴儿像是一件战利品或者说是一根刺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是老公徐源一次肉体“走私”的副产品。一场拉锯战下来，徐源选择了婚姻选择了我，他回归家庭唯一的条件是希望我可以善待这个孩子。为赢回这场战争，我一口答应下来。

徐源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时，我说叫普普吧，普普通通，正常地成家立业，别像她妈一样，做狐狸精。话说得很难听，徐源的脸有些白，他低下头，说：“普普，你妈妈是希望你平平安安地长大呢！”

这个男人只是一时走神，犯了错。这段时间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挽回这段婚姻，即使我发脾气摆脸色，他也都忍了。如果我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我就得做好普普的母亲，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到。

孩子没错，但是她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徐源曾经的背叛，这让我很难受。

普普哭得有气无力的，我打开她的小被子，把她抱在怀里，泪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这个会叫我妈妈的孩子，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呢？

很奇怪，抱在怀里的普普突然之间就不哭了，她“哦哦”地似乎是在跟我说话。我抱着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个母亲了，那感觉很奇妙。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不能控制自己，我害怕我会伤害到这个孩子。”她沉吟了一会，说：“我去帮你带吧！”

2. 母亲

她是我的继母。准确地说她是我的小姨。我十岁时，母亲患了子宫颈癌，为了照看我，小姨来到我家。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两年，还是走了。

后来，小姨成了我的母亲。家里贴上大红喜字那一天，我被众人怂恿着，让我管小姨叫妈。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个穿一身红衣的女人是阴谋的，是她抢了我妈的位置。我哭着骂她、踢她，让她滚。父亲给了我一巴掌，这是他第一次打我。我想起邻居说的那些话：有后妈就有后爹。心里冰一样冷。

小姨跟父亲大吵了一架，说：“玲子没妈了，再不许你打她。”我并不领她的情，就算是我爸打我，也轮不到她说话。

父亲在外人面前说我不懂事，我自然地认为这是她背后挑拨的。我不理她，不叫她妈也不叫她小姨。家里被我弄得凄云惨雾的。

无论我怎样无理，无论我怎样和她闹，都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她从不理我。吃的穿的买来，我不吃不穿，她也不会劝我。但下一次，她仍会固执地买给我。而她自己，则一年四季穿她那件退了色的红衣服。

有一天，我起夜，路过他们的房间时，听到父亲说：“若是再生个儿子就好了。”我的头嗡了一下子，他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在这个家里，我彻底地要成为一个外人了。我穿着睡衣跑了出去，外面下着小雨，很凉很冷。我不知往哪跑，路边的路灯很凄惨地亮着，我站在一盏灯下，哭着喊妈妈。哭得天昏地暗时，一个人把我抱进怀里，她说：“玲子，这辈子我只有你一个孩子，我答应过你妈的。”

那是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抱住她。那晚，我睡得很安稳，恨一个人，是件太难太苦的事了。

后来的日子不好不坏地过下来。直到我结婚，我都没跟她特别亲，也没叫她过一声妈。

与徐源闹的那些日子，小姨倒是给了我很大支持。她问我还爱不爱徐源，如果爱，那就选择原谅与包容。如果不爱，快刀斩乱麻，重新开始生活。

我听了她的话，决定做普普的母亲。

3. 母亲和普普

小姨来了，徐源长长地舒了口气。我也暗暗地松了口气。

小姨抱着普普，说：“多漂亮的小公主啊，可比你妈妈小时候漂亮多了。”她说我是普普的妈妈时说得很自然。就像我跟这个孩子从来就是骨肉至亲一样。

小姨心肝儿宝贝地疼着普普，冷了热了，伺候得无比周到。我在电脑前工作时，她故意把孩子抱到我跟前，说：“看看你妈妈多辛苦，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疼她哦。”我不耐烦，小姨就说：“哪有妈烦孩子的，你这人真是奇怪，当初我可不是这样对你的。”

小姨一会支使我去蒸奶瓶，一会让我给普普换尿布。我推脱，说：“咱雇个保姆吧！”小姨说：“嫌屎尿脏？你小时候你妈可没嫌过。”

小姨回家两天，普普整天哭闹得我心烦。我索性关上书房的门，任她哭去。两天下来，孩子哭得嗓子哑了。小姨第三天回来，一摸普普的头，大声叫起来，让我收拾东西带普普去医院。

普普得了肺炎，大夫说再晚来一步就很危险了。徐源的脸色很难看了。他说：“秦玲，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这孩子，我们可以离婚。”

小姨把我叫到医院外面，说：“玲子，你是个重感情的孩子。你那样对我，都是因为爱你的母亲。”

可是，我想我错了，你是个很自私的人。孩子是无辜的，既然她将来要叫你妈，你就必须爱她。

小姨从来没对我这么严厉过。

4. 我和普普

我尝试着接纳普普，像当初小姨无条件地接纳我一样。

爱一个人远比恨一个人简单得多。放下仇恨，我自己居然也开心了很多。

普普一天天长大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她叫我妈妈。孩子肉肉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嫩嫩的小脸贴到我的脸上，奶声奶气地叫妈妈，我的心变得很软很软。

普普很依赖我，别人问她谁最好，她都会说是妈妈。可是我还是不自信我是不是真正地爱这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

直到出了一趟差，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心总是牵挂着普普：感冒没？吃饱了没？晚上睡觉踢被子了没？心神不安劲让我知道我我心里有多爱普普。

徐源打来电话，我问得最多的就是普普。徐源说：“玲子，知道吗？你越来越像个母亲了。”我脱口而出：“什么叫像，本来就是。”电话那端徐源好半天没说话，半晌，他说：“玲子，谢谢你。”

回家，大包小包地买的都是普普的东西，吃的穿的玩的。一进门，普普就小燕子一样扑进我的怀里。小姨跟在后边说：“这孩子天天念叨着你，真是外婆再怎么疼都不如妈亲啊！”

我说：“普普，外婆吃醋了。”普普噙声噙气地说：“外婆别吃醋，醋酸。”一家人都笑了。

有一天，小姨说：“玲子，你周围邻居很多都知道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将来对普普不好。你换个地方住吧。”

我说知道就知道呗，难不成我还要学孟母三迁。说：“玲子，如果普普是你亲生的，你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哪怕是对孩子一点点不好的地方，你都不能容忍。我没想到普普这样爱你，你还是那么自私。亲生的又怎么样，养的又怎么样？只要你爱她，她就是你亲生的。”

我从没看到小姨这样生气过。她收拾普普的东西，说要抱孩子

回家，她说：我不能把孩子交到一个心存怨恨的母亲的手里。我拉下她手里的衣物，抱住她，我说：“妈，我不是故意的，我也爱普普，只是看到她，就会想起那个女人，就会想起她抢了我的老公。”

小姨愣了一下，这是十五年里我第一次叫她妈。我的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小姨的眼里闪着泪花，她说：玲子，你会是普普的好母亲的。因为，我们都会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容。

那一刻，我知道小姨爱我，比我爱普普深。

5. 我和母亲

我跟徐源商量好，在离父母很近的地方换了房。母亲开心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的心从来没这么舒展过。做了母亲才体会了母亲的心。偶尔我说想吃手擀面，隔天的饭桌上，就会出现粗细均匀、用青菜做的卤儿的面条。徐源说：妈，你就惯玲子吧，你看她都吃胖了。小姨会很溺爱地说：不光我要惯她，你也要惯她。女人生来就是让人疼的。徐源握住我的手，郑重地对她说：妈，我会珍惜玲子的。

我低下头，眼睛湿湿的。

那个午后，父亲走进我的书房，他说：玲子，看到你和徐源重归于好，看到你这样爱普普，还有，你终于叫她妈妈了，我真的感觉到生活没了一点缺憾。你妈走那会，你小姨已经快结婚了。对象是个大学生，很有前途。可是，她舍不得你，她怕以后你有了后妈会对你不好，思前想后，她才决定嫁给我的。玲子，你小姨嫁给我，是因为爱你……

小姨站在门口，喊父亲：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说它干什么？

我走过去，抱住她，泪如泉涌。我说：妈，对不起！

她擦了擦眼睛，说：今晚想吃啥，告诉妈。

我突然明白了普普对我的意义，她的存在让我明白了母爱的崇高，让我理解了小姨对我的爱。

那天晚上，我跟徐源说：明天陪我去做个绝育手术吧，这辈子，我只想要普普做女儿。还有，普普的亲妈如果想看她，就来看吧！

徐源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我会像小姨爱我一样爱普普。因为我们都学会了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容。



香茶香花和童话

文/寺杉树

1

父亲：

近日胃总是痛，虽不至于受苦，但总也不能摆脱，亦不能告知女儿，很是苦恼。早起时，耳朵里轰隆隆的，像是一列无止尽的火车正在穿过无止尽的岁月。突然停下来，我便跌入了深渊，落到一个没有光亮没有温暖的境地。

我想起我曾常在离住处不远的林子里静坐，那段时日，稍稍坐一坐就感到一身凉意。微风阵阵，循着那里的蜿蜒小径，一路拂过去，似要抵达生命里最令人欣喜的庭院和水泽。

为院子里的樱花系上铃铛，好惊走鸟雀，防它破坏花期。买来上等的紫砂壶，泡精致的茉莉花茶，以解午后的疲乏。茶烟升腾，环绕花铃，微风阵阵，花枝微摇，花瓣落入茶中。茶香裹进花香，像岁月的味道。日子，如此静好，可天上人间，可千年万年。

茶烟花铃，这是我给女儿取的名字，她听了甚是欢喜，说父亲真聪明绝顶，能取这样好听的名字。

女儿：

不管从哪里回来，第一个见到的总是你。我把行李全部抛给你，还跳上你的背。你总是对我说，你要买什么写个单子，我全部帮你买回来。

我小心翼翼地向你展示我的爱情，你怕我伤着，怕我累着，笨拙地从中鉴定，让我躲在你身后，然后悄悄告知我结果。你努力以我的标准来衡量你满意的事情，你说：丫头，你终究要离开我的手，所以你快些长大吧。但是我是知道的，你有多么不愿我离开你。

你住在深深的庭院，我流浪于遥远的地方，但我总是隔段时间便回到你那里，告诉你我找到了母亲的哪些踪迹哪些情绪，告诉你我的喜悦和忧伤。我怕你伤心，怕你总是一个人的。

2

父亲：

其实我是知道的，青春、生命、情绪与失落、幸福与悲伤，终究会消失不见。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总让自己卑微地相信，回忆是好的，岁月也是好的，虽然于太多人而言那些都太过于平庸，但我相信着，相信这份平庸总会为我抵挡一些对于所有一切消失不见的恐惧，包括我最宝贝的女儿。

但是往往这份相信，在身体稍微有些不适的时候便脆弱得不堪一击，这时候我多想有女儿在身边，对我说，你不要痛了，我不准你痛。于是我就真的不痛了。

但是所谓相信，不过是聊以自慰，不过是暂时没有失去的证明。人若要相信，若要信心满满地继续走下去，总要得到一些。大概人类就是这样卑微的生物，在这世间艰难地行走、生存，并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我努力给予我的女儿，让她能信心满满地往前走，让她觉得，父亲把我带到这世上真是太好了。

女儿：

你问我相信吗？之前你没有教过我，所以现在你问我相信吗？我说我想去相信，可是我走了你就憔悴了，你能让我相信么？你能快乐么？

我并非想总是一致我们的步调，只是想总是与你分享。如果你相信，你会生活得好些，那么你就相信吧，我也会学着慢慢相信的。我原是这样打算的，真的，父亲。

这次我去了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国家，那里的树木都很苍翠，那里的人们都不说话，他们喜欢喝宁静的下午茶和去教堂做礼拜。

我在一个很宏伟的教堂里看见了一群唱诗班的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好看的面孔和清澈的眼睛。我看见很多白色的鸽子停在教堂的穹顶，像天使散落人间的羽毛。然后它们纵身一跃，就轻巧地落在了广场上，引得行人纷纷侧目。

这个广场，曾是你向母亲求婚的地方，多么浪漫啊。你说当母亲戴上戒指的时候，这群在广场上吃路人撒下的食料的白鸽突然振翅飞起，落下雪白的羽毛在母亲的头上，像一朵全世界最美丽最纯洁的头花。

我听见鸽群对我说，天上的云朵正在伤心地哭。我问为什么，它们说云朵开始看不见人间忧伤了，人间是个多么有趣的地方啊，连花草树木都可以流泪叹息。

3

父亲：

倚着窗子，看见鸟雀正追逐得畅快。我原是奢望，不管病到什么地步，总会有个人让自己实实在在地依靠，可是每每胃痛，或者身体别处的病痛发生了，却又开始感伤身边没有一个人。一直以来我只是一个人，身边怎么会有个理所当然的存在，伴着我，偶尔谈笑风生，偶尔默默不语呢？女儿总是要离开我的手的，而现在她已经离开了，我身边还有什么人呢？现在我身边存在的人和发生的事，几乎和我无关。我想提些生活素材加进我的茶里都不能。

你母亲去了遥远的地方，你说你去追寻她了。我是知道的，没有

母亲的成长,于你是一种缺失,只是你的母亲真是任性的女人啊,她美丽可是骄傲,她灿烂可是短暂。走了她,来了你。我确信你是代替她的,那时我确信。只是你越大,我越觉得,你的离开,才真的是我生命中的缺失。我曾无数次期盼你的长大,可是等你真的长大了,我却真的失去你了。

你并不像你的母亲。你曾为此感到歉疚,你说,父亲,我不如母亲美丽热烈,你会不会感到孤独?我总是笑,你真是个可爱的女儿,你是美丽的,也是优雅的,只是还不够成熟,你还需要长大。

女儿:

母亲是我听你说过的故事中最耀眼的存在，也是我的图腾。多年来你对母亲的怀念，让我越来越觉得，我必须去追寻，去知道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可是父亲，你要相信，你没有失去我，真的。我终归还是会回到你那里，和你种花泡茶做饭系花铃。那个时候，你还会不会怕鸟雀破坏了母亲最喜爱的樱花的花期，而去制作那许多精致的花铃呢？你还会不会固执地唤我茶烟花铃吗？

我明白的，我的名字是你缅怀母亲的结果，你是浓茶，母亲是樱花，而花铃是你和母亲之间的媒介，是你呵护母亲的象征。

但是你知道,我和母亲在你心中从来没有混淆过。你说母亲如樱花般丰盛,可以直接变成浓茶,而我是稀疏而浅淡的梨花。你说你的宝贝女儿才最需要呵护,你说你最喜欢梨花满天。我总是很开心,你的赞美是宝贵的,你的赞美从来只留给母亲,在我长大之前。

这个城市很吵,我觉得我本不该来到这里,可是你曾说母亲最向往这里,于是我来了。

我并不喜欢喧闹,我并不喜欢每个人都穿着大号的衣服在街上招摇过市,我不喜欢文身和烟蒂,不喜欢啤酒和浓烟,还有那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机器转动的声响。

你说母亲曾经非常沉醉于这喧嚣下面暗涌的忧伤与绝望。

可是我在大哭一场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什么也没带走，也没什么能让我带走。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能沉淀这么多的悲伤与怨恨，这是个自暴自弃的城市。

你说你明白母亲为什么喜欢这里，可我真的不明白。

4

父亲：

我常对人说我过得还好，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过得好不好。起码“还好”两字可以让自己不至于处于非主流，不至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子而惶恐不安。我有许多要确定的事情，比如自己正确与否，比如是否真的得到，再比如自己能否做得到。

不为这些问题而烦恼的人也不能算凡人吧，或者，太在意这些问题的人根本不配做凡人。或许我太过在意这些细小的枝叶，太过沉迷于这些过程的描述。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大哭大笑之后仍然平静地往前行。也许真的只有我在重视这些不起眼的悲喜，我不配做凡人。

女儿快要回来了，每当此时我总是很开心。她的头发越来越长，越来越黑，她的眼眸总是清凉如水。看见她一次，我就可以安然地度过整个夏天。

女儿：

从前的从前，你总是帮我确定好。而我总是对你确定的事情深信不疑。在这无垠的草原上，我开始怀念你说的话，丫头，你终究要离开我的手，所以你快些长大吧。

羊群总是很听话，牧人总是在低矮的草丘后面午睡。我拿着你和母亲的合影，寻找照片里的那一片天和云。

只是我从来不知道，你心里还有那么多的烦恼跟忧伤，那么多的不确定。你在帮我确定的时候，一定很小心很艰难吧，父亲。辛苦你